



# 萧乾 著 全集

称萧乾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位奇才，是不会错的。巴金就说过，他的朋友中最有才华者是沈从文、曹禺和萧乾。这位奇才的实现带有传奇性，是大悲欢的成功，既有风流倜傥，又有沉重的悲剧。这也许是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宿命。

第五卷

文学生活  
学回忆录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 萧乾全集

第五卷

生活回忆录

文学回忆录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HUBEI PEOPLE'S PRESS

鄂新登字 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萧乾全集.第五卷,生活回忆录·文学回忆录/萧乾著.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10

ISBN 7—216—04434—7

I.萧… II.萧… III.①萧乾(1910~1999)—全集  
②回忆录—作品集—中国—当代 IV.①K825.6 ②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00338 号



1997年1月27日 87岁生日。



20 世纪 80 年代与郁风(左一)和廖沫沙(右一)合影。



1984 年 10 月 22 日,中美作家会见结束后,全体参加者合影。萧乾(前排左一)、王蒙(左三)、胡乔木(中)、冯牧(右三)。

NEW YORK UNIVERSITY HUMANITIES COUNCIL LECTURE

XIAO QIAN

Distinguished Visiting Scholar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憶

“MEMOIRS OF A CHINESE INTELLECTUAL”

Xiao Qian is the deputy director of the Center of Writers and Historians and a member of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In the 1950s, he served as the deputy editor of the weekly magazine *Da Kung Pao* and also worked closely with Edgar Snow. As a close associate of the *Da Kung Pao*, Xiao covered the Pinyin Reform, the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the work of the committee on Newspapers. A well-known short writer, Xiao was awarded as a “rightist” in 1957 and sentenced to a prison for 3 years until his “rehabilitation” in 1979. His works include *Education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nd *Look at Dazhai*.

Monday, October 6, 1986, 4:00 p.m.  
Somersetville Theatre, Main Building, Room 701  
80 Washington Square East

In cooperation with th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and Mass Communication and the East Asian Program of the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of the Faculty of Arts and Science and with the School of Learning Skills and

Free and Open to the Public

New York University  
a private university in the public interest  
New York University is an affirmative action equal opportunity institution.

1986年在纽约大学讲学时的海报。



1984年与文洁若摄于剑桥王家学院草坪上。



1988年,萧乾与北京、上海及香港文艺界友人合影。

## 本卷说明

本卷为生活回忆录和文学回忆录两部分。在生活回忆录中，作者回顾了他自童年起至 1988 年为止 80 年的人生历程。其中第六章第七节有一段是根据遗稿补充的。在文学回忆录中，收录作者自 1935 年 11 月至 1996 年 3 月间所写的回忆文章 22 篇。华艺出版社和台湾业强出版社曾于 1992 年同时出版《萧乾文学回忆录》的中文简繁体字本。本卷在此基础上，又补充收入作者带有文学回忆性质的长文短篇。原载情况均在篇末注明。



**生活回忆录**

卷首语	3
第一章 黎明曲(1910—1928)	6
第二章 冲出去(1928—1935)	45
第三章 我与《大公报》(1935—1939)	62
第四章 旅英七载(1939—1946)	87
第五章 大十字路口(1946—1949)	209
第六章 我回来落户了(1949—1979)	214
第七章 重见阳光(1979—1988)	304

**文学回忆录**

给自己的信	321
我与文学	341
忧郁者的自白	348
一个副刊编者的自白	364
《创作四试》前记	372
《珍珠米》序	380
未带地图的旅人	382
一本褪色的相册	423
一个乐观主义者的独白	463
我与书评	480
我与报告文学	484
我与副刊	488

回顾我的创作道路·····	491
透过活物看人生·····	511
在十字架的阴影下·····	526
我当过文学保姆·····	547
跑江湖采访人生·····	570
我的副业是沟通土洋·····	605
当人民的吹鼓手·····	645
封箱之前·····	694
写完回忆录之后·····	734
我的出版生涯·····	738

# 生活回忆录



## 卷首语

一九五六年初冬，一位素昧平生的仁兄光临寒舍。此公满面春风，仪态万方。他死说活说把我推入深渊。及至我落难后，他却在人前大谈“萧乾是个什么人”。

感谢这位仁兄的鞭策。一九七九年又能重新拿起笔来之后，我就立志也来交代一下自己。最初采用书写“代序”的方式，这回索性整个写了一下。

我比许多人倒霉，又比另外许多人幸运。我一生受过罪，吃过苦头，可也有过好日子。我做过后来十分悔恨的事，也做过至今仍认为自己做对了的事。我是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又曾有机缘在地球上一些角落闯荡过一阵子。我一生崎岖坎坷，然而心目中始终有所追求。人活到将近八旬，通盘回顾一下，对人对己，也许不无裨益。

在广义上，我也是个记者。我一直把人生当作采访的对象和场地。尤其近几十年，人情世态的千变万化，倘若站在外面，是怎样也体会不到的。有些事现在谈起来好笑，当时身临其境，一点也不好笑。让这些并不好笑的事再现一下，我看颇有必要。

浩劫之后，才悟出“身外之物”的含义。一九六六年“红八月”中，我的日记、书信、文稿以及所收藏的书籍、唱片、版画，都荡然无存了。还能不心疼！然而风暴过后，听到一些朋友自杀的自杀，被害的被害，而摸摸自己的脑袋，居然还安然无恙，甚至胳膊腿儿也不曾少一条，没像有些朋友那样给打成残疾。这时，才懂得其他一切均属身外之物了。

可是动笔写此回忆录时，才不断慨叹：倘若那几本日记，那些信还在，该有多好！如今只好有时自我抄袭了。然而即便以前写过的某些事情，这回我也努力重新认识一下。

这本回忆录在一个方面也许会使有些读者大失所望，感到不如李辉的那本《浪迹天涯——萧乾传》<sup>①</sup>有味道：我有意地淡化自己在感情生活上的折腾和遭际，仅仅随手点了一下。

首先，这里有个实际的考虑：有的当事人或其家属还在。我从没为写东西打过官司，如今这把年纪，更不准备那样。

其次，我喜欢西方传记文学的坦率，但厌恶他们在这方面的过分渲染。我曾读过一本长达一千多页的《罗素传》，原想了解一下他晚年的哲学观点以及在反越战中他的政治活动，然而全书谈的净是他的频繁的恋爱、结婚与离婚。我不希望中国传记文学朝这一方向发展，也无意带这个头。

写此书的过程中，得到不少朋友的鼓励和帮助。我谨向范用、戴厚英、鲍霁、李辉、孙达先以及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各位朋友深表谢忱。

我自己的早期照片，大多毁于“文革”。这次出版公司希望多附些图片。于是，就首先向长期住在香港的老友陈纭及张国荣呼

---

<sup>①</sup> 1987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

吁。他们慨然为我寄来了一批,其中包括十五岁时在羊圈中拍的那张。《团结报》的毛智汉兄也在图片方面帮了大忙,谨此一并致谢。

一九四九年以后,不作兴把自己的书献给谁了。这回我要破个例,把这本书献给和我共过患难的文洁若。整整二十二年,她为我遭到白眼,陪我扛过枷。我流徙期间,三个孩子都还幼小。她毫不犹豫地挑起生活担子。更难能可贵的是她从未对我丧失过信心。倘若没有她,我绝活不到今天来回顾自己的人生历程——其中很长一段是同她一道度过的。

一九八八年五月一日于北京

## 第一章 黎明曲

(1910—1928)

我曾羡慕过那些有家谱的人。他们不但能一口气滔滔不绝地背出自己的父亲、祖父以至曾祖父的头衔官职，有的甚而能追溯到更远的年代。

说来可笑，关于我的身世一个很重要的事实，还是靠我淘气兜出来的。

穷人家的孩子究竟更老实还是更淘，这问题就让社会学家和儿童心理学家去探讨吧。我只记得自己小时爬树上房，逗猫追狗，难得消停一会儿。一回把个堂姑气急了，她脱口骂了我一声：“你这个暮生儿的！”

每个孩子都有爸爸，可我就只有位寡妇妈。我刚懂事就听她说过：“你爹早就死啦。”所以，别的孩子有爹而我没有，也只好认了呗！可我从来也没想到问问我爹是什么时候死的，那当儿我多大。被骂作“暮生儿的”之后，我就拽着我妈的大襟，死乞白赖地刨根问底。这才知道，原来在我呱呱落地一个月前，我爹就撇下我们娘儿俩走啦。

那年月既不兴身份证，也不讲究出生登记。可是小时候每到腊月十七，说我长尾巴了，就得一位位地给长辈叩头。照例先作个揖，跪下来，连叩三下。妈妈还总是让我先给婶婶叩，接着是老姐姐、三堂兄，最后才轮到她。为了谢谢她的养育之恩。每回我都给



她叩上九个响头。所以我早就知道自己按阴历的生日。

那时候可以拿皇历算卦。一到年下，新皇历下来了，就算卦玩。算卦先得说出出生年月。是妈妈替我报的“宣统元年，属鸡”。有一回，我把院里榆树上的马蜂窝给捅了，害得一家子好半晌不敢迈出门坎。婶婶气得说：“哼，怪不得都说午时鸡最淘呢！”这么一来，我连自己是什么时辰诞生的都知道了。

因此，我一直认为对自己的生辰再清楚不过了。可是一九三九年为了去英国在香港办理护照的时候，麻烦来了。移民局非要我按阳历填出生年月不可。我对着那张表格发了好一阵子愁。一时又找不到阴阳历对照表，我只好胡填了。当时宣统正在“满洲国”的宝座上，我可不愿当他的子民！倘若当康熙、乾隆那样盛世帝王的子民，倒也罢了，给个末代皇帝当子民太窝囊了——更何况他又正在长春给侵略者充当傀儡！所以我索性把年份写成一九一一年，也就是辛亥革命那一年。日子呢？权将阴历改成阳历吧。于是，我的生辰就成为一九一一年十二月十七日。

谁知这么一来，就得改下去了。七年在国外，无论领配给证还是住客栈登记，都只能照护照来填。一九四九年从香港来到北京，向派出所报户口，那时又是个机会。可我为了图省事，就又照填了。一九五八年北京大搞普选的时候，又为我提供了一次更正的机会。有位户警到我住的前圆恩寺院子里大声喊：“谁对阴阳历出生年月没把握，可以到派出所来核对。”我还真的动了一下心。怎奈那时候我已被七棍子八棒子打成臭不可闻的大右派。前圆恩寺只不过是临时的班房，我正等着发配呢。我连有没有选举权也还不清楚。前途一片漆黑，哪还有心情去理会自己的出生年月！前清生的也罢，民国生的也罢，反正到一九四九年后，统统成了“余孽”！

还是一九七九年访美，在耶鲁大学傅汉斯教授家里谈起我这个生辰问题。他随手从书架上拿过一本阴阳历对照表查了查，告